



聖門通考卷之六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曾氏世系

粵自公孫軒轅氏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五人昌意  
玄囂傳之顓頊顓頊傳之駱明是為得姓之祖駱明傳  
之鯀是為有夏自出之祖鯀極而禹興是為有夏之始  
祖禹再傳而為啓啓傳之仲康太康厥弟五人仲康傳  
之帝相帝相傳之少康少康中興封其次子曲烈於鄆  
古者諸侯伯世無常族因其封國而命之氏子孫遂為  
鄆姓而曾之姓兆端於此歷夏商周中間世次無考者

不知幾世周襄王時魯僖十六年鄆病於淮夷諸侯會於淮城鄆至僖十九年諸侯盟於曹南鄆子不及盟會宋襄公使邾人執之滅孫紇救鄆而後邾退襄公五年世子巫公修先君之業六年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夫莒人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

世子巫公遂奔魯官失其守乃於魯請屬為大夫立為乘梓因而嘆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為曾氏巫公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天天生阜

左傳魯昭公元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三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鬻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按阜為點之父天為點之祖即此

阜生點點生參參之子曰申曰元曰華厥孫自西以下世嗣無考焉可勝嘆哉



曾點

叙曰世稱曾子父子相反非然也夫曾點狂者也嘍  
嘍然尚友進取可謂有聖人之志夫子在陳之思其  
在斯人與參也篤學希聖志與父同而春風沂水之  
樂觀化庭闈廓心志油然而興起其超凡入聖之思  
其趨正矣昔明道受學周茂叔吟風弄月以賢有吾  
與點也之意夫茂叔風月悠然舞雩遺風而鼓琴歌  
商不啻明道吟弄天机覺悟充養精純積久而彌高  
遠矣嗚乎曾子覺于父明道覺于師淵源之漸有自  
哉故以曾點叙于首

家語曾點

史記作箴

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

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史記曾箴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箴曰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歌詠

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然嘆曰吾與箴也

漢書古今人表曾皙知人上下等

古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云

云亦也謂之小孰能為之大

丙辰

周靈王二十七年

魯襄公二十八年

曾點生於魯



是年孔子七歲

丙寅 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曾點十一歲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他活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

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孟子曰：琴張、曾皙

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也。

鄭氏曰：季武子，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

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長樂陳氏曰：季武之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

凶而欲其死也。及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吉而樂其死也。子產未死，國人歌曰：誰其嗣之？况欲其死乎？李廣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况樂其死乎。

辛未 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 曾點十六歲

曾點從學孔子

是年孔子始教闕里，曾點與顏路之徒皆受學。

癸酉 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 曾點十八歲

孔子母喪既練，陽虎吊焉，私於孔子云云。見聖蹟陽

虎出，曾點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

示所以不非也。家語練疑作歛，孔子衰服，虎言犯禮矣。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 曾點四十一歲

是年孔子為中都宰，曾點生子參。

辛亥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 曾點五十六歲

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皆曰：無乃畏也？點曰：彼雖

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子壬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曾點五十七歲

是年孔子在楚曾點遣子參往楚從學

巳丁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曾點六十二歲

是年孔子自衛反魯

曾子處鄭武成之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

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告之其母下機踰墻

而走

陸賈曰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按李白所謂毛遂不墜井曾參不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此殆非也亦當時之設語耳

母早死後母遇之無恩而曾子供養不衰家語

莊子曰外物不可必人親莫不知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午戊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曾點六十三歲

孔子與點言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曰言爾志點曰莫

春者云云子曰吾與點也沂州物山溫泉阪莊延三

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不掩焉耳所以謂狂也又曰曾點之志如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

陳氏賜曰曾點所以舞咏而歸者在道不在舞故孔子與之



吳草廬曰四子言志聖人獨與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所能為點但言今日所得為此道之體充滿無缺此道之用流逝無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行皆天也夫子之樂在蹴食水飲頰子之樂雖筆瓢陋巷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與

庚申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 曾點六十五歲

是年西狩獲麟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曾點六十七歲

夏四月孔子卒

後曾皙老死曾子卜兆於南城山葬焉

宋高惟時義方 有子誠孝 怡怡聖域 俱膺是道

暮春舞雩 歌咏至教 師故與之 和悅宜召

### 曾參

叙曰古有曾子書大戴記訓言立事等篇其略也方

遜志讀稱旨哉言孝有味余讀之誠有味其言之也

夫曾子學篤於孝其唯一貫自三省入忠恕弘毅得

聖道宗慨夫聖沒言湮人且以有若似之子貢賢之

子夏疑之而卑視聖道矣不有曾子孰與振斯道之

微而開子思宗緒之傳哉乃避哀悼之亂徜徉魯衛

之墟廣孝錫教師表士類猶之冥鴻隱鳳天下孰加

焉及其易簣而斃曰吾得正焉與湯武不為不義得

天下同心蓋存順沒寧殆庶幾終條理也已樂正子

春之徒備錄紀傳昭終道也古今人表列之上下等號稱知人陋哉班固何足以知賢

家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授之業因作孝經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古史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其略曰曾子為行其篤立志甚勵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云云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謂子襄曰子好勇乎云云曾子疾孟敬子

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云云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白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元舉扶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故曾子數稱其言云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其生固不可考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二年 曾子生於魯 是年孔子四十七歲為中都宰

諸史會編稱資稟篤實學力純固其後卒傳孔子之道

巳酉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一年 曾子十四歲

曾子出薪於野客至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病即馳至問母臂何故



痛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論衡

論衡曰此虛也曾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輒死乎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閤問歌者果其母蓋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閤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呼號之聲母少搯臂安能動子世聞曾子孝母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

曾子畊太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歌

操琴及往鄭至勝母里旋車而回也

鍾離意別傳曰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勝母之問惡其名也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 曾子十七歲

魯曾點遣子從學孔子

孔子在楚參往從之子曰參也魯

程子曰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獨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孔子厄陳蔡曾子尚未從學及孔子至楚曾子始往從之故與難之賢曾子不與

李觀曰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何也曰四科乃一時之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使曾子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而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野史叢談曰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非謂七十二弟子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兩廡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於殿上之列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

說在漢已然  
不止於唐也

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摘輔在楚心動

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

感萬里搜神記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程伊川曰學莫貴於思唯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  
窒慾之道也  
楊慈湖曰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省恐其  
不覺陷此也

曾子曰或謂之善予惟恐其聞或予言之不善惟恐  
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

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真

曰何謂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

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韓詩外傳

曾子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

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者不得罪於楚何

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益祿而施益博位尊而體

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說苑或以為狐丘丈人

按宣二年孫叔敖為楚莊王令尹歷成襄昭定哀三  
年曾子始入楚時敖卒久矣安得有問答之語但其  
言可為居高位  
者之法故存之

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曾子十八歲是年孔子在衛



曾子自知不及回鮪二子 鮪衛大夫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古本家語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

群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

言可謂善安身矣 家語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迂哉 說苑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曾子二十二歲 是年孔子自衛反魯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

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古本家語

記曰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王肅曰僭宋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朝服以視

朝明不用縞也

曾子敝衣而畊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魚子可也

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曾子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既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令皙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子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古本家語



按耘瓜臺在嘉祥縣南武山東崩山之西相望有二臺橫潤各計三畝

鮑若水問伊川舜與曾子優劣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至孝亦有此失處若是舜百

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  
洪容齋曰竊疑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薛魯哲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四人之獨蒙吾與之褒為人之賢可知有子如此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為謂魯哲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 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詳告之

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醴不醴不徹醴子也徹

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未及

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

不改冠乎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

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有冠之醴法謂行醴以相燕飲

無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之身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

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饗禮也冠者

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子曰

壻使人吊如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吊父喪稱

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

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

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



亦如之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子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

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

之何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

後即位而哭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子曰

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

衰而吊未成婦也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

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女未廟見者歸未三月也

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子曰三年之喪練練小祥也不群立

以上問冠昏禮遭喪之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孔氏曰禮以飾情故冠冕文采飾至敬之情粗衣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弔哭哀彼忘已本

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已哀而哭彼是於弔為虛也

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子曰歸殯反

於君所有殷事朔月月半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

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

否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曰君薨既

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

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

何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

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



如之何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遂送君柩既窆歸子嗣君也不待

孝子返而巳先返

曰父母之喪既引及途聞君薨如之何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曰並有喪何先何後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行葬不衰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禮也

先重而後輕禮也

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右記君

親二親並喪等事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

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

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

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

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

子以衰祝先子後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

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

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

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

三醜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主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是以禪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母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如是處之以吉凶之間也



之何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禩三月乃名於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世子生今問已後世子生之禮

吳氏曰子生有常禮君薨而生與其禮變

問曰祭如之何不行旅酬之吉子曰聞之小祥者主

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

練而舉旅行禮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

也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于禮為不反孝公可為而不為于禮為過然不及近薄過近厚故于昭公言非禮于孝公曰亦而已

問殤不附祭何謂陰厭陽厭

吳氏曰陰者室西南隅

也故曰陰陽者室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與屋之漏光處也故曰陽厭鬼神食之厭既而已子曰

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

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

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方是謂陽厭音所

其孔氏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

曾子問曰下殤下殤八歲至十歲土周土周葬九歲之林于園遂

輿機而往塗爾故也今墓遠葬如之何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

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

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

佚始也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問曰葬



引至於坦道日有食之有變乎且不乎子曰昔者吾  
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坦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  
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  
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  
之遲數數讀作速謂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  
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  
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  
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疢病也患吾聞諸老聃云老聃言  
見星而行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吳氏曰禮棺下殤及遭日食又喪

之變禮也

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  
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鄭氏曰偽猶假也卒兵以遷廟主行無別主命為偽主非也喪之二孤  
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  
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  
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靈公以哀二年卒此是出公也孔氏曰鄰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唯君拜賓耳康子但



當哭踊又拜非也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莫適為主二主莫適為依吳氏曰喪有二孤喪之失禮也

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四

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如

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

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孔氏曰周禮有救日

之弓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以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

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克其陽也問曰

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六請問

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

則廢孔氏曰此太廟君之太廟非天子太廟也夫人君之夫人嚴陵方氏曰旅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

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問曰天子嘗禘郊社

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子曰廢

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如之何子曰接祭而已矣

如牲至未殺則廢鄭氏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馬氏曰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天子

廢朝盍亦廢祭矣故太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雪服失容可以不旅

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問曰諸

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

哭奉帥天子帥循也陳澧曰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



其葬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子曰九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

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云云

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王行乎子曰天子巡狩以

遷廟王行載於齊輅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三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

于廟諸侯薨與去其國與裕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

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

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謂出

已廟而往太祖之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返遷入已廟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

則何主孔子曰主命曰何謂也子曰天子諸侯將出

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

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忘藏諸兩

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吳氏澄曰主命謂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其主也貴

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右記出師等事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卒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变故似異而

可感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



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  
講明之功也

曾子問王言

合下兩條年分雖無考約不越此一二年  
內附記之

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  
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  
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王言子曰夫道者所  
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  
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  
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  
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  
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

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  
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  
四海無刑民矣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  
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  
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  
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  
說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  
下之民和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參不足以知之

家語



齊晏桓子卒平仲粗衰斬苴經帶杖

按疏曰苴者黧也杖本用竹但

以苴之色言耳惟經帶直用黑麻也

以苴菅已漚

履食粥居傍廬寢

苦草也以覆席

枕艸記作凶土塊也

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

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

謂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駁人之非惡辭以避咎義

也夫古本家語

曾子問聽訟之術孔子曰其太法有三焉治必以寬

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

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孔叢

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

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

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

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參中乎四德者也

鹽鉄論曰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叔齊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

紀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曾子二十四歲

孔子謂曾子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

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葬而後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

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睦而敬曾參之養



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敬其於養一也淮南子

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

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

子之道也按巧字有誤當作善變即人子就養無方善事其親之謂也

子夏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

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

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八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二費飲食不在其中有三樂鍾鼓琴瑟不

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

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

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

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

善哉韓詩外傳

秋八月顏子卒於魯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曾子二十五歲

曾子追思顏子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後事於斯矣



程子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能問不能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又曰彼之事是吾當師之彼  
之事非吾又何校焉校者私也非樂天者也  
按是時孔子追惜顏子未聞好學可見曾子之魯如  
故也及功勤三省道唯一貫殆二十六歲時事踰年  
孔子夢奠已矣使夫子得躋上壽及見曾子之成豈  
復有今也則無之嘆哉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廣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如兄弟墓有宿草則  
暮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

酉辛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曾子二十六歲

孔子傳道曾子

前二年顏子卒夫子嘆未聞好學後  
年夫子夢奠可見曾子傳道當在此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明道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  
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  
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  
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知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  
訥信乎為近仁矣

朱子曰子貢尋常自知識入道曾子自踐履入道惟  
曾子領畧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又曰夫子以  
一貫語此二人須是它承當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王氏栢曰咸淳乙巳得黃岩王峰車君書報予曰致  
知格物義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  
一章嚴然為格致一傳此時躍然為之驚喜有是哉  
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  
之上功乎

邵甲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齊家修身者有矣  
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於誠意  
致知格物則它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朱文炳曰一貫忠恕体用而已曾子於此著明之而  
於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体此忠也一之所  
以為体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  
也此一貫忠恕所以為聖賢相傳之心法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皆衰養之

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歌邠歸畊來兮安所畊歷山  
盤桓

陸賈曰曾子孝於父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社  
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孔子以孝經授曾子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  
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古本家語

孝經鈞命訣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張無若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由孝而入亦名言也西山真氏曰孝經正文者蓋曾子之學由孝而入孔子以此授之亦傳道之一端也

齊嘗欲聘子輿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家語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祭義

西山真氏曰仁孝同源孝者必仁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如秦二世同日七公子托死於社稷漢武以一馬兵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尤不孝之尤者也故推行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

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

此四者慎終如始說苑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

以交惟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曾子二十七歲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

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

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

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家語



夏四月孔子卒於魯曾子心喪三年

子甲周敬王四十三年魯哀公十八年曾子二十九歲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紉為一素端一皮弁

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纁紉是婦人之服按是年子羔與孟武伯同盟

於蒙及卒而襲也繭衣云云故曾子譏之陸象山言子羔前夫子而死不知何據

曾子示子不欺之教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元隨之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

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

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

按韓嬰乃以烹豕為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耶抑記者之附會也

劉向曰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焉父母之謂也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

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丑乙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九年曾子三十歲

門人子夏子游子張心喪三年畢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陸象山曰曾之於顏

第然江漢濯之秋陽暴之雖夫子不能外於曾子矣宋歐陽集中代曾參答弟子書有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六經在云

云江曰不知何人之文是可疑也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

**猶事父也**呂氏春秋

曾子曰是見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試乎

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歌養性情

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

慈幼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

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

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此與祭義大同小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

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

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陳滯曰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

吳氏澄曰前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黨也

寅丙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曾子三十一歲

後曾皙卒曾子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程子曰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衆人當就禮法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也然聖人教人使之循禮法而

已。按曾皙卒不知的是何年但是時哲年七十一矣其考終命當不遠此故記於此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耳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仲梁子魯曰

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歛而徹帷檀

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以未設飾故帷堂防人之惡也小歛既設飾矣故徹帷帷堂之禮為死者尔豈為生者哉仲梁子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遠矣

### 曾子葬父柩於南城山

按王符論曰案鄒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喪財揚名顯親無取于車馬○畢文王葬地在鄒東南社中無墳隴今咸陽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今沂州費縣

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為之止也

輶音春即載柩車也准南子

方氏曰引在前屬於車以導柩紼在旁屬於棺以弼柩導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者亦用

馬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皆紼也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士五十人

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

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

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雜記

孔氏曰大饗賓客既畢主人領三牲俎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

讀明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明音奉

吳氏登曰士喪禮祖奠畢公賙賓賙致命於柩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明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盖古者但有明時致命之禮無后来再讀之禮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子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

桂之謂也檀弓

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曰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孟子曰膾

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悟岡曰曾子養志啓手足是生能致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思

季孫康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旣而脩容焉子貢

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

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曰畫飾之

道斯其行者遠矣檀弓

劉氏曰二子弔卿母喪不當待閹者拒之而後脩容畫飾也入而君卿大夫敬者以平日知其賢非創見容餘而加敬也君子乃曰畫飾之道斯行者遠則是二子德行不足行遠惟區區外飾足行遠邪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

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齊侯弔諸其室是年晉乞師伐齊疑尚父死於此時姑附記之

齊莊公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歸而不食莊公襲莒公傷股明日復戰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



三百至莒城下闕殺二十七人而死言人行成杞梁之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  
吳氏澄曰黃尚父死於兵間哀公使人弔而遇諸道與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同君不待喪至家而急弔者哀其為國事而死也故曾子但責黃尚不能如杞梁妻子不責哀公弔於野方氏乃以弔人於道路從簡便是責弔者之非不責受弔之非也與曾子之意異矣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是年卅有餘用旌繁送景曹之葬疑曾子有感而追論襄公之葬事乎

孔氏曰宋襄公初娶夫人死在襄公前故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言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士喪無祭器則實明器故既又云甕三醯醢胥餽二醴酒也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實人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壬申 周元王七年 魯哀公二十六年 曾子三十七歲

通鑑外紀是年記曾子有疾  
按曾子生於定公五年果以是年有疾短命與頌子同彼時孟武伯迎哀公盟平陽子翬尚未嗣安得有敬子之問疾也曾子眉壽當在考王五六等年易簣  
癸酉 周貞定王元年 魯哀公二十七年 衛悼公元年 曾子三十八歲

曾子以師道自尊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友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後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按周元王三年越滅吳兵橫行江淮以泗東地方百里與魯五年執邾子七年納衛輒貞定王



元年哀公二十七年后庸來言邾田盟於平陽康子病之南武城密迓江淮越人出沒必取道於此曾子避之其在此時乎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始

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

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

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

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曾子書雜篇同

按費姬懿公之孫齊父之後也齊父為魯大夫城即居之因為費邑孟子書稱曾子居武城避越寇雜書

言曾子辭費君避魯攻二說不同疑為二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

弔焉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

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泔米汁泔與烹和之名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

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

全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

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  
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  
親庸孰能親汝乎友曰友之也主且客之而已

曾子妻以藜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蒸  
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

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

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家語

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

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廣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謂始死時也既襲欽當哭踊有節

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大戴禮

乙亥 周貞定王三年魯悼公二年曾子四十歲在衛

曾子去魯適衛

按悼公之世三桓強魯如小侯甲於三桓之家曾子所以避魯適衛何益春季本謂子思居衛必在悼敬之世於時曾子子思同時居衛而授受一堂有以衍聖師之心傳矣詳見子思考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頰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  
心矣

戰國策悼公之世南文子慮無遺笑衛國粗安君子  
所以樂居其國然曰十年可見曾子居衛之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衡曰曾子載於仁儒生載  
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新安胡氏曰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不免  
為人所欺徒死無益苟息死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  
節則大者不足觀霍光奪於妻頭是也  
說苑稱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  
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  
輒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醶也與禮器醶音渠  
合錢飲酒為

醶孔氏曰六尸謂禘祭時聚群廟之主於太廟中后  
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不与子孫酬酢餘尸  
凡六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然大禘多主  
惟云六尸者殿廟有主無尸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檀弓

吳氏澄曰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娣姒婦則有服為妻  
兄弟無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  
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  
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鄭氏曰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以下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

清江劉氏曰韓子普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為服者至親之息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息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總外親之服以總旁其殺至於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清哉亦著其文而已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親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不稅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稅一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

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祔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曰多

矣乎予出祖者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

也劉氏曰疏謂其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答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有遺誤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是必去有先後曾子襲  
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裼裘而弔是必守文也  
曾子子游聖門高弟分契與常人珠若使夫禮必面  
相告豈有私示於人而不告之也  
鶴山魏氏曰檀弓必子游之門人所記蓋其語專美  
子游而於曾子有子則差賤之

酉乙

周貞定王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曾子五十歲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大戴禮

齊聘曾子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  
應其命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劉子曰夫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既  
聞此言矣而以母喪赴弔必不然也

### 曾子思親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  
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推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  
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  
者非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  
得尊官焉猶比鄉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

也韓詩外傳

曾子仕於言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  
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



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寶而迷國不可  
以語仁窘身而約親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不擇地  
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同上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洎親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莊子

義海云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  
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  
儀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  
安能為孝乎公明儀子張門人子張死後卒業於曾  
子為曾子門人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  
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  
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  
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  
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祭義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內則曾子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此之謂禮終祭義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曾子書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曾子書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不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



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脩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呂氏春秋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具氏澠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乙未

周貞定王二十三年

衛敬公五年

曾子六十歲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按孔門弟子顏子夭伯牛厲子路死於衛原憲窶於曾子張之死曾子弔之子羔之襲曾子譏之有若之喪子游擯之子貢終於齊司馬牛葬於坑輿子賤死於使吳與能高弟哀悼之世多終焉其巍然獨存於聖遠言湮之後惟曾氏子而已耳子夏氏而已耳嗚呼豈非天欲永斯道之傳也哉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

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使

說苑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



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說苑。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

音生於鄭備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由余待譯而后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益鐵論

乙巳

周考王五年

魯悼公三十二年 衛敬公十五年

曾子七十歲

曾子絕吳起

吳起衛人游仕不遂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頃之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起之魯學兵法殺妻求將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魯君疑之謝吳起起之魏後奔楚

按周安王十六年吳起奔楚距此五十一年又二年吳起死於楚乃知起從曾子時年方弱冠也

曾子曰七十而無德雖微有過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行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而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無業之人有此數種

高氏子畧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矣質諸吾日三省吾身



何其辭費耶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迫又過於荀卿蓋戰國時為其孝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為七十而未壞雖有微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論而何以為過何以為免聖門家法無此論也

按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曾子年二十七下距威烈王元年魏斯嗣為大夫歷五十三年於時子夏年八十二歲魏斯師子夏不師曾子時已易簣可知然子夏哭子傷明曾子責其使民疑汝於夫子彼時曾子蓋亦老矣制言篇載曾子之言曰七十未壞微過可免時必曾子七十以上始有是言亦猶孔子七十而後有從心不踰之言也然則曾子眉壽豈虛言哉

曾子有疾易簣而終

按悼公之喪孟敬子論食粥之禮可見敬子請謚在悼公之後其謂曾子之病距此疑不甚遠于時計曾子之年當七十以上但無史傳有可考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顏

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

華繁而寡實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

為卑而增巢其上魚鱉鼃鼃以淵為淺而斲穴其中

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義辱何由

至哉 大戴禮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

不敢言大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



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加之  
志而已矣 大戴禮四子書

高氏曰按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云云則此書固在董氏之先乎

野史叢談云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一時士子諒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志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本要以曾子之書為正

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遊賦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大戴禮

孟儀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

必有順辭禮有三義知之乎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  
慾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  
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  
此有司之事君子雖弗能可也 說苑

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子春曰  
止曾子聞之瞿然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  
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  
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  
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翌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程子曰曾子疾病

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又曰易簣之

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

朱子曰易簣結纓未湏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

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吳氏澄曰尔雅以簣為第而疏釋第為林版按史記

范睢傳睢洋死卷以簣置厠中簣可卷尸則非林版

矣司馬貞索隱謂簣為蒺藜之薄此曾子所寢之簣

季孫所賜若是林版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簣席

之下何以見其華皖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

者林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簣簣最在上近膚故顯

露而見其美簣字從竹疑為竹簣之異名張子所解

蓋是今人為竹簣或以竹膚之筠或以竹肌之篾或

以玄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簣之華而皖必是

其文如錦者也

鶴山魏氏曰易簣其終疑其無此事檀弓內短曾子

多而蒼子游某疑此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是子游

門人相傳之說恐曾子必不與季孫交且受其物檀

弓雖似孔門遺言然是可疑

曾子浴喪於爨室檀弓孔氏曰曾子避理之人應浴

以正其子也

臨川王氏曰此自申元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

按孔王二氏之說皆非也以曾子召門人啓手足及

孟敬子問疾之事觀之其終於正寢而非爨室可知

况曾子平日謹禮守約必無非禮遺命而元申淪濡

家訓亦豈忍以非禮浴其親乎鶴山魏氏嘗謂曾子

不與季孫交而疑易簣之說為後人之附會然則爨

室浴喪其亦後人附會之說與

遺言附

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

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



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

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矣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此言觀人之法

方遜志曰曾子十篇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食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當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

君子之於不善身勿為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能自強仁者樂道知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強亦可謂棄民矣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驂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處朋友者亦能處所



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  
 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  
 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  
 內戰戰惟恐不能入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  
 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  
 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  
 而果栗者鮮不濟矣已上俱大戴禮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  
 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進之何功

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進則能益上之  
 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  
 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  
 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橫塗而僨僵  
 手足不掩四肢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則此  
 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昔者禹見畊者五耦而式一作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為

秉德之士存焉已上俱大戴禮制言。徐達左曰制言篇凡三篇今合於一上篇初言行

禮有恥次言行禮藉象推援君子為第以下文字贅牙恐有闕文誤字當以苟以下雖有雜記良賈深藏



如虛則以老氏語也中篇論人出處進當有功退當自守二者有道存焉仁之一字一篇之主意也下篇亦論出處與中篇意雖重衍不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謂也

高氏子畧曰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貞已見於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畧無少異是固后人掇拾以為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畧已不能致辨於斯况他人乎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其禮之貴故為人子不能孝父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子為人弟不能承兄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弟為人臣不能事君不敢言人君不能使臣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

君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尉母心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 大戴禮立孝

曾子曰陰氣勝則凝雪陰陽交則電陽之專氣為電電者氣之化也 曾子書

曾子從孔子於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



今夫蘭之本三年湛投物水中曰湛以漉醕漉以酒

救口曰醕漉盧既成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

以湛之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

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

遷風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問之曰晏子

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固不窮焉馬虵足

虫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古本

按魯定公十二年晏子卒時曾子方八歲焉得有姓

曾子之言疑記者附會

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

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書卧見一狸見

其身而未見其頭起而為之絃因而殘形此亦不經

總論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

至聖人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

被他所見處大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

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



學也

朱子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其高曾參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間積累功夫一貫之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

象山陸氏曰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之形容孔子詞各不同誠使聖人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

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

楊慈湖曰伯淳謂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此語亦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不當謂一人默識一人篤信篤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篤信

陳止齋曰曾子顏冉高流施舍何如人哉其分量之大涵養之深與施舍不相似也然可懼者三軍施舍不知懼故吾以為此一不動心彼亦一不動心若其所到之遠近則涵養之淺深也嗚呼參也幸而為聖人之徒施舍不幸而不遇聖人者也質美有餘而學問不足茲所



以終於守氣又不知曾子之守約也

吳草廬曰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去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為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為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為可豈謂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蓋子之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曾子終身戰兢恐貽羞辱及啓手足然後自喜可免見孝行之難也

又曰聖門惟子貢才識亞於顏子曾子以魯稱而卒傳夫子之道一貫之旨聖人不輕以語人然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曾子深領會焉於子貢先發其疑而後告

之亦未能如曾子之唯也然則子貢之違反不及於魯者曾子之學一出心誠也論語首述三省之旨以見其誠真其實行所以能得夫子之道也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為學而隨事精密以禮為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徑路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

孝乎惟孝 曾子稱焉 唐虞比德 洙泗推賢

服膺授旨 終身拳拳 封巒飾贈 永耀青編

宋高宗贊夫孝要道 用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通考卷之六  
四九  
因子侍師 荅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為儀刑  
論曰顏曾二子躬露聖人化兩者也顏子問仁為邦  
之外終日不違如愚而已曾子問孝問禮剖析纖悉  
何其費也然一貫之唯與卓爾同趨王言大學宛然  
四代禮樂規模猶之方軌而爭馳顏曾其並駕矣乃  
顏子早世曾子孝養終身屹立物表聖人沒七十子  
分散列國而微言與義炳若著於世教伊誰翌之也  
曾子繼開之功於是為大嗚呼豈非任重道遠弘毅  
之全才也哉

聖門通考卷之六終



